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二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庚子我

大清順治十七年春正月明永歷十四年

丁巳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明德陽王至濬降於我

大清

至濬初與太監王應遴同匿交阯之高平而是時安南都

統使莫敬耀已入貢於我

大清勢益孤危遂出降

三月明穎國公楊武降於我

大清

明大學士方端士降於我

大清

明廣國公賀九儀將降於我

大清晉王李定國誅之

九儀妻子在滇吳三桂以書招之將出降定國杖殺之張

國用趙得勝同來歸者也始欵欵有二志

臣鼐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也何以言誅春秋傳曰人

臣無將將則必誅所以大亂臣賊子之防也君子謂定國

於是能用刑矣

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林門尋移駐桃渚城曰林門在象山縣南臨海縣

東北有號者千戶所

夏四月明華昌王白文選移軍烏縣

五月甲子我

大清兵攻廈門明延平王朱成功禦卻之

朝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携金廈兩島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而檄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六奇會師島上成功以右虎衛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遏海門我總督旗牌張應熊之小功弟德爲成功廚人應熊以孔雀膽遺德偪俟大會宴飲時殺成功並諸將佐德許諾而屬其徒王四爲之四下藥則身戰栗捧盤敦者環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則

心安如是者屢乃告其父耀耀大驚曰事去而害之不忠也受託而背之不信也甯爲負信不可不忠乃首之率泰開德誅嘆曰成事在天果不虛也忽陳鵬密書投誠請自五通渡師襲廈門率泰納之飛催粤師合擊初十日甲子漳船乘風出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候中軍號礮迎敵妄動者斬令未畢漳船猝至諸將倉卒受令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

師所乘與堯策死之陳輝見事急舉火

師之羅入舟者焚焉疑不敢逼輝跳而免日向午成功執旗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風隨之令舉礮起椗俄東風大發成功以大旗引巨艦

橫擊之泰自浯嶼向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軍士踏浪如
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傾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僵屍滿
海有滿洲精卒數百人棄船登圭嶼成功折箭招之乃降
其出同安趣高崎以赴陳鵬約者恃有內應涉水爭先鵬
部將陳蟒不與謀曰事急矣麾部下迎擊殿兵鎮陳璋鬪
敵以爲鵬令也亦鼓譟乘之我兵被重鎧退陷於淖十死
六七鵬愕然計之左也不得已齊出遂大捷

王師死者千六百人首領哈喇土星被擒成功收殺鵬擢蟒爲
右虎衛統其軍蘇利等聞閩師之失利也望太武山而還
達素自殺於福州竟成功之世無敢言覆島者

秋七月明鞏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

待

文選由木邦舉兵薄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王居舊城之者梗而緬酋自居於新城緬人謀以救止之乃招沐天波過河至則遏之有加禮始知諸將臨緬迎駕蹕前後至三十餘道而是時從臣燕雀自安無以出險爲念者欲草敕與之敕令毋進兵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那將非來詔云已航閩若前詔爲眞則今敕爲贋使今敕爲眞則航閩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感衆臣非君何以使人讟人不足信也急攻新城垂克矣緬人紿之曰三日後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卻兵十里城中得因備攻之反爲所敗望鷁[illegible]城痛哭而去緬人知其必復來益修戰守備焉

八月降將鄒承裔以雅州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明年四月爲

王師所獲伏誅

九月太白經天凡十有五旬

明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陳時事

時馬吉翔請以湖廣道御史郎昌琦掌六科烏撒知府王祖望以醫中宮疾授禮部主客司行人任國璽謀掌江西道舉朝譽夢招權納賄如平時居詔疏中語侵之國璽亦劾居詔王將面質之不果惟馬吉翔李國泰傳旨云鄧某嘗學好

明碎御璽以給從官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輜重散亡殆盡惟中宮餘金盆銀盌各一事與夫又竊以逃庶僚之貧者飢寒瀕殆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王王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給從臣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不奉詔吉翔國泰竟鑿以分餉擁貲自贍不顧也時綏寧伯蒲纓大開賭肆晝夜呼盧王怒焚其居纓賭如故華亭侯王惟恭與楊太監券殿喧譟聲徹內外用是緬人益輕之

辛丑我

大清順治十八年春正月明永曆十五年

辛亥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丁巳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崩

己未我

大清聖祖仁皇帝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

二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再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不得擊緬兵於錫箔（攷曰求野錄作錫波）江大敗之進駐大金沙江定國挾孟艮諸將稍集軍聲復振文選居木邦之南甸相去二千里不相聞也旣攻緬不克知定國取孟艮并有賓九儀之衆移書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西中途遇文選賄緬人密奏請王速計且曰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則生內變也諭令扈送出關方爲上策何諸臣泄泄不以爲意

也王璽書慰勞文選造浮橋迎蹕距行在纔六七十里緬人斷其橋計不行乃刑牲歃盟誓必克緬緬酋拔其象邏牙鮓邏牙猓爲大將集兵十五萬遇於錫箔江巨象千餘來以榆礟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呼譟而進定國文選兵不及十一且戎器耗散惟操長刀手槊白棓以鬭定國前隊稍卻文選警衆橫截之緬兵大敗僵死萬計邏牙猓死於陣而邏牙鮓猶收餘衆栅大榕樹林中蔭翳百里鳴鼓竟夜睨覘之則已走空無一人遂渡錫箔江既濟乃謀渡大金沙江焉（致曰定國文選之兵或曰戰於錫箔或曰橋埍言人人殊茲從猶鄭求野錄）

明咸陽侯祁三昇降於我

大清

三昇與李定國不和走戶臘吳三桂招之乃率孟津伯趙勇總兵劉芝林王有功祁文魁等來降

我

大清吳三桂兵克馬乃攻口行在陽秋作爲乃麻衣亦有作磨乃者按此爲唐宗堯所守似另是一地或曰即麻哈州邊地遼闊方音轉紐難志書不能別白姑闕疑焉明土司龍吉兆龍吉佐死之

三桂遣馬寶高啓隆趙良棟攻馬乃吉兆等守七十餘日柵破被執三桂問何反兩人曰我受國恩三百年仗義守死何名爲反又問獨不畏死邪曰我兩人盡忠而死不賢於爾之不忠不孝而生邪同聲極罵三桂怒截其舌斬之

臣鼒曰聞之李瑤曰那氏父子龍氏兄弟不以蠻荒自鄙

論者美之時吳三桂戎車所及狐兔不存遁索諸蠻婦女行歌侑酒諸蠻恨刻骨攖鋒畢命正自有人而遐陬荒遠虞初欽如挪龍之外無可攷焉其言曰受國恩三百載伏義守死吁當南都覆日不聞劉孔昭柳祚昌輩作斯言也亦可以風勳衞世祿之臣矣

二月明錦衣衞趙明鑑等謀誅馬吉翔李國泰奉世子出緬甸不克

明鑑謀奉世子逸出並殺吉翔國泰以絕後患事洩坐以結盟投緬捕沐天波家人李某就正信從家人伺發付本主殺之次日酋緬史咪禮[illegible]明鑑與同官十七人俱沈之搜來點質也貝錄[illegible]日記諸書俱附之以見無十七人同死亮寺當是侍衞者誤安能之獄而訛傳也明鑑死咒水之禍

徐鼒曰特書何其忠同於安金藏其事實於鄭虔豈天不祚明忠貞喋血書之史冊以志萇宏化碧之恨焉

明朱成功進兵臺灣克赤嵌城

臺灣爲吐蕃部族在南紀之幽嵤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沙磯一作沙馬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果蓏螺蛤硫磺水籐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土番椎髻爲羣裸體束腰射飛逐走自厦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風濤噴薄瞬息萬狀子午稍錯皆有不測之憂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

餘乃山羅礁排無所由入中國人無至其地者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返宋史謂澎湖東有毘舍那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道入臺灣都督俞大猷追之哨鹿耳門外以歸道乾尋爲琉球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據之海澄人顏思齊者謀奪日本國計洩與其黨楊天生陳衷紀等二十八人竄臺灣鄭芝龍附焉思齊死芝龍領其衆尋就撫荷蘭紅毛夷遭風泊臺灣乞於日本以臺灣爲互市地不許則曰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爲縷圍城里許入居之施誘以天主教遂日本倭而有之崇禎中閩地大旱芝龍請於巡撫熊文燦以船徙饑民數萬至

臺灣人給三分一半使墾島荒時芝龍已去臺灣而荷蘭專治市舶不欲凶賊故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屯城外耦俱無猜嫌荒甫闢土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久之荷蘭築城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築礮臺沉夾板於鹿耳門之港口僭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成都會焉成功自江南敗歸地蹙軍孤謀拓土爲巢穴計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南安人逋爲揆一王主會計負帑二十萬懼發覺無以償遂其私入部平鷁小舟僞爲釣魚者順鹿耳門至赤嵌城往來探視得港路一條走廈門謁成功曰臺灣沃野千里雞籠淡水硝磺有焉橫絕大海肆通外國耕種可以足食興販銅

鐵可以足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眞霸王之區也出袖中地圖如指諸掌成功嘆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集僚佐議之終日不決惟馬信楊朝棟然之乃令洪旭黃廷王秀奇輔世子經監守各島扶舵東甲而行初四日未刻抵澎湖之娘媽宮（孜曰諸書皆云三月泊澎湖而臺灣外紀云二月初一日祭江初三日放洋初四日抵澎湖疑二月乃三月之誤）下令曰視吾鷁首所向見鹿耳門焚香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顧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冒波濤闢不服之區天如佑我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竹篙覘之則水漲丈餘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壑也令人扶坐斗頭按圖轉舵發礮鳴金赤嵌城酋長寶川驚懼出降先數夕風潮驟振聲振雲霄揆一王卒詣酋登城望海見一人

襆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游漾紆回繞赤嵌城而沒是日礮聲轟天登高以千里鏡覘之見鹿耳門船隻旌旗笑謂唐船近礮臺則無遺類俄見首船樹旗纛條扎條東餘船以次銜尾魚貫悉遠礮臺而行駭爲兵自天降呼酋長黎英三集衆截擊倉卒間見大隊已達赤嵌矣次日荷蘭聲鼓吹角出兵七鯤身成功部將楊祥領籐牌手跳舞橫冲荷蘭兵大敗退守王城攻之不克多損傷乃斬竹爲遮箭設門戶置礮臺環七鯤身以逼之

夏四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謀渡大金沙江不克移軍亦渺賴山

定國等臨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覲並責其象馬糧糗

爲入邊之計緬人不從盡燒其江船據險設礮以守定國笋糧少氣沮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則可渡上流有大居江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鑛冶鐵冊可立具也定國從之令都督丁仲柳浮蕉爲梁設廠造船緬人偵知之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時軍中挈眷行老幼沾染疫作與饑死亡相繼不得已議還軍孟艮或曰緬甸瘴癘夏秋爲甚加以千里無烟人何以濟孟艮不可得而返矣西南海上有地高涼齊魚稻月餘可至盍往諸從之行至亦渺賴山下山亘數百里登岸一覽覓西南大海乃暫駐焉

五月明御史任國璽禮部主事王祖望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劾馬吉翔李國泰不報

初任國璽因東宮開講纂宋末賢奸利害爲書進呈吉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竊袖以出已而吉翔復與國泰進講國璽言上年開講遷延不行今勢如累卵禍急燃眉泄泄然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岦翔泰二人之私專哉得旨著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者必能出緬今乃御肩於建言之人抑之使箝口乎祖望居詔各疏劾之有內官曰爾上千萬本亦何益也尋命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之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爲嫌乃並賜崇貴坐崇貴曰今雖亂亡

不敢廢禮異日將有謂臣欺幼主者每講崇貫出外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哀公何名在不能對聞者笑之

緬酋之弟莽猛白弒其兄而自立

自潰兵入緬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幾半懟其酋曰王迎帝故階之禍也酋曰我迎帝不迎賊賊禍我帝不禍我柰何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旣而李定國等以兵來會之弟莽猛白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大出金帛犒衆諸蠻歸心焉會吳三桂檄緬人獻王白劾酋不可曰因人之危而爲之利不祥且彼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爲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全之以爲後圖莽猛白因衆怨縛酋從輿中投之江而自立爲緬王

來索賀禮且言供給之勞浩無以應於是洸水之禍作矣

秋七月緬甸戕明從官按日行在陽秋求野錄以爲六月十九日事永歷紀年也是錄以爲七月十九日事桂王紀略則云七月丁亥事按歷法是年七月無丁亥日而六月十九日亦非丁亥故不日以闕疑焉

月之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辭不行逾二日緬使再至曰我王慮諸君立心不好請飲咒水令諸君得自便貿易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邪沐天波欲辭焉馬吉翔李國泰曰蠻俗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圍行帳呼諸臣出諸臣倉卒無寸兵可持又慮震驚宮闈不得已相將並出出則縛而駢殺之王聞與中宮將自縊時總兵鄧凱以足疾免於行與內侍之僅存者勸王曰

上死固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后後世其

詬皇上何乃止已而緬人入宮搜財帛貴人宮女及諸臣妻女縊於樹者纍纍如瓜果王與太后以下二十五人聚一小屋中如待決之囚忽通事引一緬官大呼曰毋得驚害皇帝及沐國公麾其衆移王於沐天波之室大小存三百四十餘人棲居聚哭聲聞一二里外寺僧哀之進以粗糲王驚悸成疾緬人慮王死且無以致詞三桂乃汛潔行宮迎王復入居之貢衣被錦布什物曰我小邦王子無他意無介介也諸臣之被戕者自松滋王某以下黔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翔華亭侯王維恭綏甯伯蒲纓侍郎鄧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鄔昌琦部司王祖望裴廷謨郭璘張崇伯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璜典簿齊應選總兵魏豹

馬雄飛王起隆王自京攷曰起隆亦作降隆自京亦作自金龔勲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寅宋國柱丁調鼎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貫沈由龍周某曹某盧某凡四十有一人自縊死者吉王慈煃偕其妃某氏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某氏總兵姚文相黃華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錦衣衛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允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既白凌雲殿麻子尹襄宗臣朱議㴋戚臣王國璽凡二十三人兵退姜承德妻自縊死王啓隆妻吳氏妾周氏既投繯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曰爾與吾夫厚當促我死反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馬吉翔

之第四女哭曰我父在日不知作何等人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絕蓋從王者幾無噍類惟鄧凱生還爲人述其狀焉

徐鼒曰巨奸大憝如馬吉翔李國泰者何以不削白書之曰不爲已甚之詞也自古無天子爲寓公於異域者即無翔泰庸得全乎而例之以馬阮則已苛矣求野錄曰諸臣雖賢不肖間殊其崎嶇守死則一同爲王邸之貉亦足悲矣

明朱成功部將郭義蔡祿劫忠匡伯張進以叛降於我大清進死之攷曰國史逆臣傳東華錄俱云郭義蔡祿設誡者時諸人同盟以萬人合心以萬爲姓故張禮亦名萬禮也

郭義蔡祿守銅山祿通於黃梧謀投誠

大清成功在臺灣徵聞之密諭洪旭調二將全師過臺遲延觀望則急除之義聞命即整船欲東祿曰藩主疑我二人我投誠汝能無恙乎義沉吟未決有萬五者擊掌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必離今召過臺是疑之漸也當斷不斷婦人之仁耳乃插刀立誓詐言許龍兵上山分據四門劫中軍伯張進同叛進佯許諾而稱病不出部將呂簇入請之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受先帝恩（攷曰張進隆武舉人）位至伯爵藩主委以土地之寄失守已不容誅尚何面目屈膝他人乎簇曰何不圖之進曰二賊用意深入險阻必周謀洩則為禍愈慘為丈夫者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有義俠可

詭吾火藥環布臥室請二賊入議事擲火與之偕亡耳義祿行至府門心忽動辭不入進嘆曰計不成矣天也吾盡吾心而已遂冠帶揮左右出投火自燒殺祿義出八尺門渡海投誠黃廷陳豹追之不及乃設守以歸

明朱成功攻臺灣土番平之

營將楊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高反成功令楊祖征之中標槍死其鋒益熾將出援荷蘭黃安設伏誘之斬阿德狗讓餘黨悉平

八月明晉王李定國復以舟師攻緬甸不克

定國與白文選分兵進次椈塢以十六舟攻之緬人鑿沉其五張國用趙得勝以殉賀九儀之死也銜定國諷文選曰

王毋爲九儀之續挾文選入山據險自保定國不得已引餘兵三千還孟艮

明晉王李定國部將吳三省駐軍耿馬

吳三省於安龍之敗尋獲定國家口送之孟艮至則定國已移營乃走磨㢡守將唐宗堯者奸弁也凡以奮勇投孟艮者悉收隸麾下客商至則劫之由是南北道梗滇緬消息不通三省察其奸收而殺之而兵弱不敢深入流連孟定耿馬之間

九月降將吳三桂以我

大淸兵追明桂王於緬甸

自王入緬甸後李定國白文選分竄孟艮木邦日與緬鬬

無能忠邊我

朝亦置之度外識徹兵餉而三桂貪擅兵權必欲俘王爲功

乃於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謂李定國白文

選以擁戴爲名引潰衆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

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修念故主聞聲生

心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輸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

難安民亦難惟剿盡根株乃一勞永逸

朝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率禁旅會剿頒敕印於南甸

隴川千崖蠢達車里諸土司檄緬人擒王自効十八年正

月我副都統何進忠總兵沈應時出騰越至猛卯以瘴發

還師入邊奏俟霜降後大舉是時滿漢土司兵及降卒七

萬五千並炊汲餘丁凡十萬人由大理騰越出邊三桂愛
星阿將五萬人出南甸隴川猛卯分兵二萬命總兵馬甯
王輔臣馬寶將之出姚關
臣蘋曰不曰我
大清命降將吳三桂追明桂王而曰三桂以我
大清兵追明桂王何伏讀
祖廟之諭曰立意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檄緬甸
陛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謀豈然其籌書豈實爲我
國家哉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
滅達瓦齊則彼之爲我宣力皆所以自爲也臣蘋詳觀入緬始
末遊魂塞外

國家已度外置之三桂悉於營窟之謀為此斷草除根之舉厥
後稱兵構逆自斬其宗安知非天誘其衷以為明室諸孫
之報乎

冬十月我

大清誅降將鄭芝龍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
從降將黃梧請也棄芝龍於市鄭氏在京者無少長皆伏
誅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者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
臣鼒曰不曰殺明提督吳勳而曰殺三桂之父者罪三桂
也不曰殺成功之父芝龍而曰誅降將者罪芝龍也

十一月吳三桂分兵追明白文選於茶山降之
張國用趙得勝之挾文選北走也路過耿馬文選見吳三

省不言而密出三省察有變因言雲南軍降者皆怨恨不得所入心思明甚於往日張趙復心動與三省合屯於錫箔江間

王師至木邦文選遣副將馮國恩偵之被獲軍情盡洩三桂遣前鋒疾馳三百里至江濱文選毀橋走茶山三桂慮其竄木邦後路乃自與愛星阿結筏渡江而令馬寶分兵追文選及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乃降宮嬪某氏者從王入緬中途相失入文選營端謹持禮文選甚敬之既降將挾以北走氏聞之自散髻以髮結喉而死

十二月丙午朔吳三桂駐兵緬甸之舊晚坡

舊晚坡在阿瓦城東六十里緬相錫真持貝葉文降於三

桂願送駕出城亡
王師退駐錫酒而別遣兵百人進蘭鳩江扞衛王知不免遺書
責三桂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
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
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
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
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
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
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
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
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

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授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

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卽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已之祖若父乎不知

大淸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

聖朝僕雖有億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

大淸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攷日書見東華錄

戊申緬酋執明桂王以獻於王師

是日未刻緬人給王以李定國兵至卽舁王暨太后中宮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五里許渡河已昏黃不辨徑路有負王登岸者問之則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王入三桂營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官入見者猶跪拜如禮頃之三桂入長揖王問爲誰三桂噤不能對再問之不覺膝之屈也問之數四始稱名以對王切責良久嘆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能王麾之出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面如死灰汗浹背自是不復見越日鄧凱匍匐帳前曰事至此皇上當行一烈事

使老臣得其死所王曰有太后在吳某世受國恩未必毒
及我母子也初九日甲寅三桂擁王北旋沿途供膳華腆
宮眷皆騎從蓋欲生致王爲獻俘地也

明延平王朱成功取臺灣改爲東都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
天興萬年二縣

揆一王嘗大出兵攻赤嵌覩身不利十一月成功乘風縱
火燒其夾板荷蘭益困猶死守王城其城亂石疊砌火煅
成灰融爲石甚堅不受礮有土人獻計曰城內無井塞城
外水源三日必亂從之且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土珍寶
不急之物聽爾載歸土地倉庫歸我揆一王乃罷兵約降
以大船遞其國成功以臺灣平祭告山川神祇改爲東都

置一府二縣巡視社里士番錫以𦈢布慰以好言咸受約
束謂諸將曰此膏腴之土也可寓兵於農諸將請其法成
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自兵民分而轉輸者始有
仰屋之苦故善爲將者興屯以富兵諸葛屯斜谷司馬屯
淮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皆用以備敵元之分地立
法太祖設衛安軍非無故也今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按鎭
分地按地開荒插竹爲社斬茅爲屋教生牛以犂其火兵
無貼田者丑丁出伍火兵補之三年定其上中下則以立
賦稅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而耕野無曠土軍有
餘糧用此法也諸鎭咸曰善卽日貼分地方督兵開墾時
成功用法過嚴馬信以爲言成功曰立國之初法貴嚴俾

後之守者自易治耳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既聞遷界令下成功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故之以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闢汙萊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臺灣之人是以大和

是歲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福建之沙關

煌言聞成功師抵澎湖遣幕客羅子木以書責之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並不可守是孤天下

之望也不聽爲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國

師原將畾壘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皁帽亦

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黄綺總堪疑成功一笑而

已遷界之令沿海流亡失所煌言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

靈而爭島夷乎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機取閩南不見聽

乃遺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

龍勸其力挽成功既聞滇中事急再遣子木入臺苦口責

之成功以臺灣初定不能行乃刖遣職方郎吳鉏挾帛書

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

敝不敢出乃以孤軍徘徊金厦兩島之間

我

大清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春正月乙亥朔

臣鼒曰自元年至二十二年癸亥臺灣鄭氏猶稱永曆正朔明統已亡僭竊何數例其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錄其事溯日存唐天復天祐之例也變文起例義有攸歸自玆以往無事則歲時不具書何紀年紀明事也事不係於明者例不書

二月明朱成功部將忠勇侯陳霸降於我

大清

霸南安石井人亦名豹鎮南澳十餘年與許龍蘇利數百戰粤人畏之如虎性傲多怨有譏之成功者言豹通於我平南王尚可喜成功命周全斌擊之豹集部將告曰此必

有奸人反間且奈何曰盍往辨之曰不及矣曰然則禦之曰禦之則情眞矣我從　公芝龍數十載肝膽惟天可表辨之非能及禦之非本心此藩主自壞長城非我背恩也乃率衆入廣州降

朝命封爲慕化伯不數月豹雙目俱瞶

三月丙戌吳三桂以明桂王由榔還雲南

三桂居王於故都督府嚴兵守之明前戶部尚書龔彝具酒肴進謁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君臣之義南北皆同拒我何爲三桂許之入設宴堂上行朝禮畢進酒王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再勸王三酬彝拜不止觸地死王撫之慟幾絕彝卽孫可望之私人也其死也論者予之

夏四月戊午明桂王由榔殂於雲南攷日紀畧云戊午望日諸書或云四月二十五

皇帝命咒兒獻俘三桂弑王及太子出以弓弦絞於市太子時年十二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邪是日大風雷雹交作空中有二龍蜿蜒而逝軍民無不悲悼者叢葬於滇城之北門外宋光伯謹案伯幼時嘗先曾王母云吳三桂絞桂王於滇省篦子坡天晦黑七日計時相隔不遠傳言當不誤也三桂之稱兵反也乃服明衣冠慟哭拜之稱爲故君之陵寢焉攷日見四王合傳

臣鼒曰紀年於福王由崧桂王由榔之被執也名之何春秋諸侯失國名所以爲有國家者警也唐王聿鍵之死於汀州也何以不名大其死社稷也史稱由榔豐頤偉貌似

神宗性惡繁華不飲酒無聲色玩好不甚學而喜問講論忠義事兩宮盡孝蓋亦隆平之令主也身爲俘虜不自引決鞫場亡身燈䕺化骨求爲安衆公而不可得悲夫

吳三桂歸明太后馬氏后王氏於京師道殂

三桂遣麾下送明兩宮歸北京行次黃弗驛兩宮推輪相望彼此禁不得語各以手示同時扼吭死攷日行在陽秋云太后於王未死之前不食數日崩皇后公主至北京命禮部養贍別室紀略則云后與王子從王死太后及餘宮眷皆北去傳聞互異蓋我朝雖有禮部養贍之旨而兩宮則皆道殂也茲從南疆繹史撫遺宮壼妃御列傳正之

明沅江總兵皮熊被執論降不屈死之

熊聞永曆帝被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吳三桂遣騎執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瘠越日乃絕裁其屍

熊女夫趙默被執令具供書絕命詞與之並見殺三桂以

總兵鄧凱隸滿洲鑲黃旗不受大昆賜普照寺爲僧

我

大清兵取敘州馬湖明石泉王聿鍏死之（攷曰世表唐藩無石泉王當是隆武時所封）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朱成功卒

成功駐臺灣令長子經監守兩島經謙恭慈讓好學善射而頗躭聲色聘尙書唐顯悅之女孫爲妻不相能通於四弟之乳母陳氏生男詭報侍妾所出成功賀經母董氏賀生子者金錠花紅頒賞宴犒諸將士顯悅發其奸成功大怒令黃毓（攷曰毓亦作昱）持令箭諭兄泰監斬經陳氏與其所生

孫並董氏以教兒不謹也洪旭等接令大驚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乃議殺陳氏及孫以復命成功不許部將蔡鳴雷以罪懼責乞假來廈搆之曰藩主誓必盡誅否凡及監斯諸公已密諭南澳周全斌以兵來矣旭等益駭既聞成功有疾謂其亂命也謀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泰於藩主爲兄行拒之可也調兵守大担誘全斌而執之成功接諸將公啓有報恩有日候闕無期之句知金廈諸將拒命心大悲恨疾遂革猶曰強起登將臺持千里鏡望澎湖諸島初八日庚辰登臺罷冠帶請太祖祖訓出坐胡牀進酒讀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兩手掩面而逝計成功自隆武丙戌起兵

凡十有七年而卒年三十有九

臣鼐曰成功拒父投誠之命匿影海濱袒臂一呼羣雄聽約以我

國家之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至五省遷界以避其鋭且江南迭師喘息未定又能鎮定強戰轉敗爲功闢海外之扶餘存天復之正朔迹其忠義自誓仇親兼用臨幾決策賞罰無私亦可謂人傑矣哉

六月明招討大元帥晉王李定國卒功門紀事本末云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交趾境上親畧云卒於猛臘行任陽秋閣云七月二十九日卒於景線

緬自萬歷中絕貢據有木邦擺川及八百媳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剌暹羅爲世仇永歷帝之狩行入緬也從官

雲散馬九功入古刺江國泰入暹羅暹羅以女爲定國妃間道通殷勤謀連兵攻緬九功亦爲古剌招潰兵三千人致書定國相犄角方剋期進兵而滇計聞定國躃踊號哭自擲於地不食三日表於上帝以祈死於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謂其子嗣興部將靳統武曰任死荒徼無降也越數日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嗣興竟以所部降古剌暹羅之師失望而返後有自緬至者曰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盜人過之輒跪拜而去云

徐鼒曰尊鄉董氏言定國拔身羣盜之中秉忠反正盡瘁事國乃至崎嶇而死呼天以明其心亦古之烈丈夫哉但大均頌李獻武王祠云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執鞭欣

慕之情溢於言詞之表全祖望謂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李定國卒其子嗣興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關於明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夫

秋八月明光澤王儼鐵攷曰世表云光澤王術堺於萬歷三十四年襲封儼鐵豈其子歟大學士郭之奇總兵楊祥被執至桂林諭降不屈死之

之奇字仲常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以忤溫體仁左遷禮部主事久之遷福建提學副使南都擢詹事隆武帝立之奇與鄭芝龍張肯堂有夙嫌家居不詣闕永歷三年起故官兼禮部右侍郎于視成劉湘客等八人之奇與同官黃奇遇俱教習庶吉士之向詔黃由推知考選安知庶吉士也故奇遇亦以他事相訐輔臣黃士俊解之乃已

明年王幸梧州進東閣大學士孫可望之役嚴起恒也之
奇知事不可為行遯交阯暨王入緬句光澤王儼鐵總兵
楊詳亦亡入其地交人懼禍及並執送廣西兩司以下官
多之奇門下士委曲諭降不屈飲酒賦詩而已詳蠻人不
識字而以忠義自許同日遇害望西叩頭謝恩危坐就刑
神色不變觀者無不流涕焉攷曰行在陽秋載之奇絕命詩曰十載艱虞為主恩居夷避世爾堪論一聲平地塵氛滿幾疊鄉山霧雨翻曉瀰哀泉澆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苦節今方盡貞向西山風灑淚痕成仁取義慚前賢異代同心者後微且見貞去新化為啼鳥歸望帝久為鵑曾無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照簡編為爸詩書隨一炬千秋霜管候他年按陽秋以為已亥九月事而李世熊寒支集則云壬寅八月十九日希田詩生親見之當得實也今從之

冬十一月辛未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子經入於臺灣攷曰臺灣

外紀以爲十月十七日事茲從行朝錄

成功之沒也建威伯馬信以哭泣過哀尋亦卒臺灣人心洶洶諸將舉成功弟襲護理國事以安之襲之私人蔡雲李應清曹從龍張驥四人者說黃昭曰護理得臺灣戰功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耳昭有怨詞驥因日企殷臺灣業成水火公握重兵扶護理於臺護理寧忘公乎昭曰侯與中衛某之故曰蔣蕭拱宸爲中衛鎮驥以告襲襲大驚潮長紫與昭結爲儲昭夜告蕭拱宸曰世子可治兵以拒父護理不可承兄以繼統乎拱宸然之從龍即矯爲成功遺命數世子罪狀奉襲爲東都主分兵守險黃安不與謀閉門不出而密請經速治兵過臺經聞報大駭某之言乃出周全斌爲五軍都

督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遣楊來嘉通款於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緩王師之進討乘間整師而東抵澎湖之娘媽宮遣禮官鄭斌齎諭布告臺灣以世子親統六師抵臺奔喪衆皆除持兩端無繼肯拒命者黃昭蕭拱宸曰世子亂倫先王再命賜死不悛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使先王飲恨而死護理仁慈勇敢承先遺命繼統誰敢逆之使者復命經謂全斌曰諸將未經此土敢問進兵之路全斌曰紅毛所恃者安平隩臺黃昭必以兵守之此天險不可過也我軍當從淤港洲仔尾登岸擊之蕭黃二賊久從先王征戰臺灣又所熟悉必能設險守固但以全斌策之護理輭懦諸將觀望淤港

洲仔尾之險二賊不敢信人必自守之今差快哨齎諭從安平而入過赤嵌城遍告諸將以叔姪至親蕭牆搆釁將士逼脅之情令悔過倒戈共扶王室則可安反側而亂賊心經從之進至濠港掩旗息鼓初三日辛未大霧晝昏對面不相見全斌謂經曰黃昭智勇堤防必周今乘霧而上昭不及防此天佑我也統兵銜枚而上甫成列而昭已破營入經衆潰幾爲所窘全斌大呼曰今背水而戰大丈夫當死於戰豈死於水乎身先陷陣諸軍繼之殊死戰呼聲震天經射昭中之斃其衆大亂俄而霧消日向午矣全斌疾呼曰世子已到黃昭已死黃安於陣後出曰此吾侄之子也經兒得祖宗諸將悉解甲投戈羅拜歡呼之全斌請急據

大營敵拱宸復呼於陣前曰罪在蕭賊一人與將士無干拱宸軍聞之各星散遂被擒經收蔡雲等四人同拱宸斬之餘不問抱龔而哭曰幾爲奸人離間待之如初衆大悅服乃命統領顏望忠守安平鎮黃安提調軍務而率舟師回廈門

辛卯明前監國魯王殂於臺灣

閩南遺老聞滇中之訃謀復奉王監國會島上多事不果行二十三日辛卯王殂於臺灣諸舊臣禮葬之是年二月陳妃生世子臺灣之入版圖也世子繳金冊降焉（攷日臺灣外紀施琅奏魯監國世子朱桓降盡國變後不能復依世系之二十字矣）

是歲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還軍林門我

大淸而遣使招之煜言不受

煜言以成功之沒與復無望還駐林門我

朝安撫使暨浙督各以書相招煜言復書畧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甯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以遷徙誂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蘄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界我在

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敎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朝鮮

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
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夕掛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
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
於此會閩南遺老有復奉魯王之約大喜書約鄭經勒以
亟子錫藏三矢之業擬詔書一道厲兵秣馬以待旣而鳥
中消息杳魯王旋殂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徒苦部下相
依不去者以吾主在也今更何望乎悒悒日甚越二年甲
辰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山嶴焉

我

大清康熙二年癸卯冬十月

王師取金門廈門

鄭經之討黃昭也搜獲伯父泰與昭交通書密之不言海澄有密獻城者經整舟師援之泰疑其圖已舉家登舟旋海澄事覺經不果行聞泰情狀益惶惑乃僞稱臺灣新創親往安插鑄金厦總制印以屬泰泰喜詣厦門稱謝經殺之子纘緒弟鳴駿及部將蔡鳴雷蔡協吉陳輝楊富等先後投誠紅毛人亦修臺灣之憾願爲前鋒

仁皇帝始銳意南征耿繼茂李率泰率投誠諸軍合紅毛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黄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經議分兵禦之周全斌曰海澄之師猝未敢前惟泉州會合紅夷夾板而來其勢甚銳破之則各港氣奪不戰自退矣洪旭曰先王破達素悉空厦門背城一戰乃出替口暨

流寓之宗室紳兵寄椗各澳而列舟師於大担以爲全斌援癸丑遇於金門烏沙時紅夷夾板十餘舟高巨如山泉州之船三百餘張而下全斌以二十艨艟往來奮擊剽疾如馬紅夷礮無一中者投誠之軍雲翔而不敢進忽傷富船至全斌喝曰叛賊今日是汝死日冲入逼之富落水馬得功轉舵援之全斌以爲鄭鳴駿也夙所仇怨揮船合攻得功不支投海死全斌訊降卒知之嘆曰吾欲擒猘乃中一虎豈是賊未合死邪已而守高崎將陳昇密款於我漳州軍施琅黃梧乘潮落援之耿繼茂李率泰亦各濟師經衆寡不敵退守銅山

王師入兩島隳其城收其寶貨婦女而北梧勸率泰乘勝逼銅

山率泰曰窮寇勿追急之則逸入臺灣後難圖矣乘彼人心未定招撫以散其黨羽計之上也乃遣使至銅山宣布朝廷德意密通諸將許生擒鄭經者封同安侯鎮守泉州如海澄公例惟洪旭笑而卻之明年春林順白鎮海杜煇自南澳先後投誠旭謂經曰金廈新破差官僕僕前來非爲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當速過臺灣遲則變生肘腋矣經乃悉衆東徙命周全斌黃廷斷後過澎湖設重鎮守之改東都爲東甯天興萬年二縣爲州分諸將耕屯荒地造亭館以處宗室遺老之相從者度曲徵歌示無西意以與民休息焉經之東徙也周全斌以與黃廷不協先後來降李率泰盡徙諸島遺民於內地開界溝築界牆五里設邏

臺烟墩二十里設營將守之弁兵得賄縱出入或匪𣎴殺

人失業流離之狀不可言矣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川東明東安王盛蒗（攷白世表東安王英燧於萬歷二十四年襲封後無可攷）及

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先後敗死總督洪清鰲死

之

時川東十三家分據夔歸房竹諸隘犯巫山我總督李國

英奏蜀寇逋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救請三

省會勦於是以荊昌宜昌兵勦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一路

以興安鄖陽兵勦房縣竹山一路以四川兵勦夔州建始

巫山大甯大昌一路伐山開徑以入於是年正月元日國

英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茶園坪尋走巴東

王師克巫山衆議移軍守夔門國英謂巫山雖地勢卑狹然馳

縣不便於是深溝高壘爲固守計俄而體純永忠合數萬

衆來攻戰敗退走遇我陝西會勦軍於陳家坡狼狽入大

地寨我都統杜敏擊之體仁自縊死追至黃草坪永忠宗

第皆授首生擒東安王盛蒗於小尖寨是時川東畧定惟

李來亨猶擁衆茅麓山地名通梁羊腸懸絕

王師圍之而不能攻明年八月乘霧奪通梁來亨窮蹙焚其妻

子自縊死於是十三鎮之降明者盡矣洪淯鼇者字六生

晉江拔貢生謁隆武帝於閩授衡州通判督師何騰蛟奇

之請改知道州體仁永忠等之初降也淯鼇迎說曰兵所

以異賊者畏法受官節制今縱劫則依然賊耳諸將皆瞋目獨永忠曰予非百里才行當作吾軍請於永歷帝擢御史監諸鎮軍駐湖南騰蛟死滇黔道絕洎溢與諸軍退入西山屯田固守久之得安龍信間道上書言十三鎮公忠無二今扼險據衝觀釁而動議者多其功加洎溢總督粵滇黔晉楚豫軍務諸軍既潰或曰予不可以去乎清溢曰師亡與亡去將何之被執論降不從臨刑之日神色不變投屍巫山三峽中攷汀洪清龍事見陳大來紀畧福建續志

臣鼎曰自劉體仁以下皆盜也繫之明何進之也進之何何騰蛟堵允錫受其降矣朱天麟文安之督其師矣隆武永歷錫以官封以爵矣迹其竄伏楚蜀守死不降有李萬

慶劉國能之捐軀無孫可望狄三品之叛逆而據成敗衆著之迹沿官書盜賊之稱則彼高傑李定國者弃皆闖獻部將哉自亂其例胡以勸懲消鼇之死特書何殊之於體仁者也

我
大清康熙三年甲辰秋七月明兵部尚書張煌言被執至杭州論降不屈死之

縣山懸在海中荒瘠無人烟惟山南有汊港通舟偪其北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煌言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我甯波提督張杰募得煌言故校使投滃州之普陀寺僞爲行

脚銜以貨之煌言告糴之人至呢其故人且爲俯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脅之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終不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夜半攀蘿緣山背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子木居敬冠玉三人時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寧波杰以肩輿迎舉酒屬曰遲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杰遣官護之入省出寧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逢下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披衣起扣舷和之酬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叩其姓名則防卒史丙也渡泉塘舟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

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比至杭州供帳如
上賓督時部曲許存問官吏願見亦弗禁有賂守兵以一
睹顏色為幸者九月七日赴市見鳳皇山曰大好山色索
筆賦絕命詩三首

攷曰行朝錄載絕命詞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于闐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雖同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打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又有詩所載分有二首諸書所無當節之門日趨揄一息尚閩存吞炭吞遺可共論後望臣與乜祀賦悲帝脊答蒔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飾仍留日月狼藏得孤臣同頌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怨吾沱尤死身殘挖龍軒空間鼎姑留蛇符窮當輪課同曾社非無鬼哭向奈庭那有人可是對寸蜀換功黃實自草本自春接行例錄謂詩詞贈一布蒙為遐字所焚而南疆繹史勘本諸煌言所著自奇

零草水槎集北征錄采薇吟及誦詩文集皆防卒史丙所藏有聞之者曰公之真蹟吾日夕焚香拜安得付子或丙死後遂無傳焉挺立受刃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同斬一振管鄉宗俱斷屍不仆行刑者跪而拜之初煌言之入海也風飄至一荒島夢金甲神告曰贈君千年鹿逃十九年還我果得一白鹿食一斛積日不饑比羅人未返占課大因徘徊假寐又夢金甲神來方呼君敬告之言未既而兵入蓋十九年云浙人張文嘉萬斯大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祔焉子木名綸以字行已亥見煌言於江上嘗參朱成功軍不樂去父復就煌言中道與

王師遇格鬭墜水比救起則父已被縛去思出奇計救之不得嘔血數死煌言勉以立功報仇遂相依以及於死冠玉鄞

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黃巖人以計逸爲僧故校以誘執煌言功授千戶奉命巡海獲巡煌言舊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欲曰煌言久亢　朝命竄伏海關自謂已亥之役兵敗出赴官軍曰我侍郎張煌言也死當於明處遂遇害李世熊寒支集張元著先生傳則謂其元著為定西侯張名振所殺事蹟亦誤合名振煌言為一人傳聞異詞謬亦如是賴黃宗羲全祖望萬斯大諸人表章之有功先生不淺

臣鼒曰煌言仗劍起義跋涉海關部卒僅三百人歷年幾二十載痛厓門之流離私草文山之檄憤錢鏐之玩惕再投羅隱之詩迨至鳥樹鳴猿信乎與杜鵑同啼血誠格皇天戍兵錄暑丁之詩弟子志西臺之慟史傳忠義如公幾人

純皇帝之論曰諸臣殖尾閭關有死無二人臣忠於所事實爲無愧大哉

王言垂教萬世而明史不爲煌言立傳詎非史臣之不職哉

明廣東文邨守將虎賁將軍虞衛伯王興自焚死攷曰淡歸留須予傳明桂王入緬後興負固踰十一年則興自殺文邨降事當在康熙元年然按陳恭尹獨漉堂集王將軍挽歌云始從戊戌夏丙戌中秋期則興死當在庚子辛丑之間是時王入緬不二三年何云十一年乎細按纆史摭遺云於永曆後堅守文邨十一年詎止以辛卯春自粵入滇十一年之踰當是十五癸卯留須予入緬云云蓋入滇之譌也疑事毋質姑次張煌言後淡歸者金堡披緇後別名也

興濟州人其先以勳臣裔開鎮海疆駐文邨爲藩籬之臣文邨處萬山中左聯戈壁右扼大洋惟鳥道一綫畧可通人而灌木叢莽連陰翳天雖健卒短兵不能入當永曆帝

撫遇與帥蠻部屢抗

王師晉爵廣甯伯及永歷入緬興乃還守文郡且耕且屯負固

踰十一年

王師屢歸之終不得要領我平南王尚可喜幕下客金光者奇士也興聞其名使將卒嫚罵曰若陳兵百萬矣盍金某來則我出矣金聞之請行諸大吏詭曰此蠻語耳烏乎信金請之堅大吏欲以兵從曰兵則彼豈敢吾無生還矣乃呼老兵一跨羸馬爲導至郡口守者見之匆匆入有頃介易衍與進徑數里興出迓問騎幾何曰一從者幾何曰一興笑曰子何信之深也升堂開讌歡若平生酒半興揮涕曰吾與世受明恩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借兵雪故主

仇今天不祚明矣然興豈能爲降將軍耶語次哭一人啓扉出則故侍郎王應華也金與有舊攜手載拜於邑不能聲金留邸飲凡三日興復舉酒曰吾之所以必乞君茲土者將以明吾不背故主之誠耳子謹厚有膽吾嘗踐所說命其五子出拜洗盞更酌撚鬚裂眥大呼曰興不能回天命也死而有靈藉子以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作士字碑則幸矣乃召妻妾登樓手爇連珠礮焚死金攜其五子納敕印田土戶籍其衆願降者軍前聽用然浮海去者蓋大半焉攸曰詳留須子傳

臣鼐曰亦書勝國忠義之士至虎賁將軍王興而止此外無可錄乎稗官家所載儒林隱逸方外獨行之流其行潔

其迹奇其幽隱鬱結之衷可以召鬼神而泣風雨大皆逆東劫安之節小亦西臺皋羽之流吾方欲搜彼井史允我龜脈諸闕如也胡云闡幽夫紀年一書本春秋依經立傳之例或大書特書或從類而書其連而不相及者則又不可勝書不可勝書而不書之不可也史家編年紀傳之書並行不廢紀年之不勝書者吾將以紀傳書之

我

大清康熙八年己酉春遣使招諭臺灣

康熙四年水師提督施琅會降將周全斌進討遇颶風不克而歸

勅命大臣明珠蔡毓榮入閩與靖南王耿繼茂遣使招撫加與

化知府蔡天顏卿銜偕都督僉事季佺齎詔往鄭經開明珠書函而不肯剃

詔謂天顏曰本藩念生靈荼苦遠避海外苟能做朝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盡事大之義則可耳遣其禮官葉亨刑官柯平隨使臣報命復明珠書曰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但爲生民之主宜以覆載爲心使跂行喙息咸潤其澤匹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恥之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邱墟是以不穀不憚遠引建國東甯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

貴朝尚未忘情於我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銜命遠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爲德建善

又陳使所傳有不削髮登岸置買衣冠等語言頗有緒而
臺諭未曾詳悉惟諄諄以迎
敕為辭茲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迹大
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遊移其說不穀
躬承先訓恪守丕基必不敢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
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
貴朝果以愛民為心不穀不難降心相從遵事大之禮至通好
之後巡邏兵哨自當調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
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我大臣欲令二使
由角門入見柯平棄亨曰國有大小使賓一體執行客禮
然日不定天顏乃議相見於

聖廟二使不得已由角門入終執朝鮮不薙髮例我大臣再遣

天顏季徐齋書略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曲體人情但以閣下爲中國之人不宜引朝鮮之例以荒外自居且君臣義猶父子豈有父子而異其衣冠者縱詞天顏曰朝鮮非箕子後乎如朝鮮例則敢從議例髮則雖死不可復李率泰書曰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定勢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幾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甯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督過之欲驅我叛將再啓兵端豈未聞陳軫蛇

足之喻與羿由基晉息之說乎夫苻堅寇晉力非不強也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明知也況我之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

貫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過懼波濤戀鄉土爲偷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才能爲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叵測姑使前驅勝負無深論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見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浪不測閣下兩載以來[illegible]衆征帆其勞費得失[illegible]已可知豈其[illegible]之昭昭者哉所引及齊田橫等語[illegible][illegible]千古高義未易輕論即如田橫不過齊之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況[illegible][illegible]世受國恩[illegible]承先

王之訓乎倘以東甯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廣南近按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敝艘出沒寅緣貨旅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又復耿繼茂書曰日在鷺銅多荷指教讀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閣下中國名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頃辱賜教諄諄所言尙襲游說之餘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甯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閣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

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耳目所聞見之事論之如方國安
孫可望豈非殄滅
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閣下倘能以延攬英雄
休兵息民為念即靜飭部曲慰安邊鄙羊陸故事敢不勉
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古在人在得失難
易閣下自知之毋庸贅也是時海內無事我
仁皇帝以臺灣險遠釋弗誅經以其間踞北頭互市廣集亡命
興販貨物辛亥秋禾大熟兵民相安臺灣日以盛富
我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秋八月
王師取臺灣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孫克塽以明宗室諸王降

甯靖王術桂死之明朔始亡

鄭氏自東遁臺灣偷安瞬日甲兵鈍敝船不滿百軍不滿萬不敢內犯者十年康熙十二年冬我平南王吳三桂反明年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反告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經大喜以陳永華爲東甯留守率侍衛馮錫範左武衛薛進忠右武衛劉國軒故田國軒降於我功之世諸書以爲此時與趙得勝同降誤也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歷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而精忠見鄭氏衰弱不欲踐漳泉之約經怒攻同安守將張學堯降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總兵趙得勝潮州總兵劉進忠皆降於經於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精忠懼使張文韜入島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十四年

夏五月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兵十萬盡銳來攻國軒食盡議退保潮可喜麾鐵騎晨掩祐軍戰於鱟母山祐以身先旗觭尾觸角直貫我騎兵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官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虜七千蹂藉死者徧山谷當是時劉國軒何祐之名震於南粵六月圍漳州我海澄公黃芳度之部將吳淑獻城降芳度投井死經斲黃梧之棺戮其屍報海澄也十五年春嗣平南王尚之信降於吳三桂三桂檄之信割惠州與經遣和國軒入據之與吳尚豐軍而守經旋敗盟乘精忠與

王師抗尾其後取汀州始精忠思與經併力既不相能我擊其

外經擊其內前後跋疐於是年九月復降於
王師精忠旣反丑怨經實深導
王師攻經經將許耀雄聲寡謀
王師閩渡方假蹇醉淫尼菴已而倉皇遁棄軍資鎧仗無算吳
淑亦敗於邵武十六年春正月趙得勝何祐拒
王師於興化祐疑得勝貳於我得勝指天自誓祐不之信登臺
以望趙師師潰得勝搤蔗注射應弦皆倒旣見祐軍之不
動也喟曰吾不幸與君輩同事死固宜也下馬據胡牀挽
強殺數十人以死祐蓬髮而奔興化遂陷二月泉漳陷經
遁入廈門國軒亦棄惠州去凡七府一時俱潰經旣崩剝
不知所爲國事盡委之國軒明年春國軒復出沿海洲壁

逮下十數處我總督郎廷相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兔拔兵漳州撤官軍四路合剿提督段應舉自泉州甯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赫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先後並集國軒及吳淑何祐等兵僅數千飄驟馳突銳不可當當事者委股咋舌莫敢枝梧閏三月黃芳世穆赫林敗於灣腰樹胡兔敗於鎮北山段應舉敗於祖山頭國軒遂取平和漳平進圍海澄三匝數塹里樹飛鳥不能渡城陷段應舉暨總兵黃藍死之官軍死者三萬餘馬萬餘匹鄭氏益熾詔逮郎廷相以姚啟聖代之以吳興祚為巡撫楊捷為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界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

東橋及泉州之萬安橋以拒

王師康親王統軍福州不敢進已而楊捷復惠安與興化賴塔

復漳平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奪其橋而

賴塔軍之阻江漲者亦得在籍學士李光地爲鄉導由安

溪間道出同安泉州圍解國軒乃率二十八鎮還漳州衆

十九寨吳淑何祐亦帥十一鎮軍於溪西九月戰於龍虎

山精忠爲右拒賴塔爲左拒胡兎在前戰小卻姚啓聖援

之亦不利精忠故仇鄭拔劍斫地曰吾得與此賊俱殲死

不恨矣斬退者三人大呼馳踩平西將軍馬某繼之陣斬

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斬首四千捕虜千二百人亡

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遁入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

面復掘濠引湖以阻我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相持一年不決十八年冬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以橋突歷死啓聖乃大招撫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令華轂鮮服炫耀於漳泉之郊相啖誘送款者無虛日當是時吳三桂死於湖南水師破岳州

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三百由海赴閩而姚啓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告成正色謀於興祚曰于沿海與之上下吾張水師以諸將之銳乃船以逼海壇子攻其陸吾薄諸水破之必矣十九年正月大集舟師伐島語命左武衛林陞督援剿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陞畏我軍之衆也棄海壇退守湄洲天貴爭之

不得乃率所部降諸戈船望風而潰國軒不得已亦棄海澄遁入厦門啓聖乘勝復十九寨國軒度厦門不可守乃奉經遁入臺灣經之母董氏召經而數之曰爲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若非其庸可救乎不才子徒累難粲則如勿往也是年我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厭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

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遂格而經自兵敗東歸漈倒抑鬱日近醇酒婦人於二十年春正月壬午卒於臺灣臺人所稱永曆三十五年也年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長子克㙻乳婢出也或曰螟蛉子經以陳永華女配之經之西寇也用永華言命克㙻監國禮賢下士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能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㙻失助遂共譖諸董氏收監國印而殺之以次子克塽嗣爲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諸務

皆決錫範人心益離方經在厦門時姚啓聖賂其嬖人黃
亥令禽縛以自歸及克塽立其行人傳爲霖約十三鎭
同日發難事洩並不果國軒居臺而被刺皆出鄭氏益惶
駭不知所爲姚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水師
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
年癸亥六月施琅以
師發銅山窺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而別遣林陞
等屯兵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堞列礮星羅碁
布丁亥質明微風起煥令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
欽爲趙邦試等七船突入縱火焚舟颶發潮涌我前鋒簸
蕩飄散琅親督大䑸衝圍赴援國軒分兩翼夾擊矢集琅

目幾眇力戰始解越七日癸巳琅申嚴號令分兵爲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爲奇兵分敵勢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鏖戰竟日聲聞數百里國軒發火矢噴筒毒焰漲天將朱天貴戰死我軍士裹創力戰陣斬林陞邱輝江勝陳修明吳潛王隆等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三百餘艘國軒由吼門遁去先是有道士黄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啓聖官以千戶使奉密書招之國軒以書報性震故決之於是上下解體

師乘勝趨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忽

大霧潮高丈餘舟浮而過臺人駭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其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桓瀘溪王慈爌巴東王江樂安王俊舒城王著奉南王熺益王宗寶鎬亦詣軍門降甯靖王術桂嘆曰是吾歸報高皇之日也具冠服設賓禮於庭北面再拜二祖列宗招臺人別飲舍所居為佛寺從容投繯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殉之攷門臺灣府志云術桂字天球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次支也初授輔國將軍流寇破荊州術桂偕惠王避湖中宏光時晉鎮國將軍令同長陽王守浙之甯海縣乙酉我師平浙西長陽王入閩術桂留甯海魯監國之在紹興也傳云長陽王死監國以術桂襲封閩中封亦如之已聞其兄襲封遼王術桂疏請以長陽之封讓兄次子隆武帝不許改封甯靖王晉監方國

安鄭鴻逵軍而黃宗羲行朝錄鄭成功傳以爲甯王權之
裔臺灣外紀又以爲宜宗九世孫俱亂後傳聞訛誤附辨
之先十日臺灣有大星如斗殞於東南自成功初起迄克
塽奉永歷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朔始亡越日施琅刑牲告
於延平王朱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人
逮賜姓啓土始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
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翦爲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
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拔地大慟疏請經
畧臺灣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授克塽漢軍公銜
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州副將收其地立臺灣

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西爲澎湖廳隸康熙三十九年

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置守冢建祠祀之攷曰云歸葬者蓋挈柩入京行獻俘禮

臣鼒曰紀年一書紀福唐桂三王事也終之以臺灣事何要其終也桂藩之亡二十餘年矣鄭氏負嵎抗拒久稽

天誅事亦何與於明乎夫漢亡而孫劉割據唐亡而閩蜀僭立大統絕續之交魁壘桀驁狡焉竊名位而擅正朔者何代蔑有朱成功憑賜姓之寵王扶餘之國使劉淵以漢甥自許尉佗假帝號自娛夫誰得而禁之而乃田橫恥爲亡虜克用靡失臣節彤弓之錫拜命遐荒縞素之師灑淚宮闕

附共和之義用天復之年亡國逋臣於義無愧讀

仁皇帝明室遺臣非朕賊子之諭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宣昭義問蓋以爲萬世爲人臣者勸哉經

與克塽俘馘之餘耳書曰明朱成功之子經明朱成功之

孫克塽者絕經克塽之僞託而嘉成功之遺烈也曰古有

之乎春秋終獲麟之歲而左氏附悖之四年猶此志也

參校

參校諸同人跋語

自來修史皆廣延名宿合數十人之見聞精力方成一書而
先生以一人之力兼之集諸稗史傳採諸家文集各地志
書訂譌求是至博至精成此巨製以爲修正史者之助此絕
大史才又非馬鄭所能兼矣拜服拜服泰順林鶚謹跋

咸豐己未 先生奉
命守温麻宗善獲遊 先生幕公餘之暇得讀所著小腆紀年
一書覼褸甲申以後顛末正史所不及載者 先生獨能博
採海內遺書訂譌闡幽滙衆流而成巨浸絕大手筆也夫名
節重則冠履嚴廉恥亡則人心壞觀夫板蕩黍離之際或爲
疾風勁草或爲竊柄奸回 先生諄諄然嚴褒貶愼予奪正

綱常而維風尚此作書之微意也　先生通籍詞垣服官中
祕無書不讀經術淵深惜戎馬干戈舊述半湮兵燹茲閱行
篋僅存此本因請急付剞劂以示來者益有關世道之文也
後之論史者當楷模奉之矣福州謝宗善謹跋

小腆紀年一書詳敘福唐桂三王始末自南都立國至臺灣
鄭氏止皆我
朝定鼎以後事有明史所未及載而其人其事不容湮沒而不
彰者固人人所欲目而覩之而又不敢筆而書之者也　先
生仰遵
純廟諭旨獨能搜羅野史博採稗官諸家之說實事求是會萃而
成此書筆削本之春秋褒貶衷諸綱目而於每條後自爲評

語華袞鈇鉞不爽毫釐則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又兼而有之煌煌巨製實擅才學識三長此書一傳必與河山並壽葢所紀皆忠義節烈之事賢奸勸懲之端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亚非淺鮮也　先生箸作如林文集詩集外讀書雜釋十四卷攷據詳明洵堪羽翼經傳其周易舊注四書廣義度支輯略務本論若干卷皆以卷帙繁多未付剞劂見刻者小腆紀年二十卷又小腆紀傳卷倍之指日合刻成書允稱全璧後之秉筆修史者將有所遵循而奉為指南之鍼也豈第獨出機杼自成一家而已哉鎮甯朱光伯謹跋

癸丑之春粵匪竄踞金陵犯六合　夫子奉

命團練為桑梓衛謂士民必知忠義而後可用

國家用登埤之暇輒舉所著小腆紀年中忠義城守事及
勝朝褒謚祠祀之典慷慨陳說衆多感奮書中寓褒貶別善惡俾
孤忠不至以微賤沒草萊大憝不得假名號逃斧鉞自敘所
謂正人心以維世運之愚衷也紫陽踵事春秋是書則又踵
事綱目范蔚宗曰體大思精天下奇作是書殆無愧矣同里
受業汪達利謹跋